

# 雾都孤儿

著者/〔英〕狄更斯·狄更斯

译者/ 罗志野

漓江出版社



# 雾都孤儿

著者/〔英〕狄更斯·狄更斯

译者/罗志野

漓江出版社

## 译者前言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从文学形式来讲，如果说伊丽莎白时代主要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17世纪出现了以弥尔顿为代表的诗歌，18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那么，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而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狄更斯。

批判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有区别。在古典主义时期，作者效仿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并以它们为创作的榜样；浪漫主义作者强调情感高于思想；一般的现实主义认为作品处理现实的事实，但不受情感影响，批判现实主义则主张站在人民一边，提倡民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露统治阶级的虚伪和贪婪。批判现实主义在英国的代表是狄更斯，除狄更斯外，当然还有别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如萨克莱，但他们两人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萨克莱刻画的大部分是上层社会人物，揭露他们的虚伪和堕落；而狄更斯的主人公都是英国社会中的被迫害者，作者用他们的遭遇来鞭笞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唤起人民的觉悟。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而在萨克莱作品中却很少见。

狄更斯和萨克莱都是幽默家，都善于用犀利的笔锋讽刺当时的社会。但两种幽默有所不同，萨克莱用他巧妙精致的讽刺给予读

者瞬息的微笑，而狄更斯运用他广阔深刻的语言给予读者的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会意的微笑，有时却是流泪的痛苦的笑。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狄更斯站得比萨克莱更高。虽然萨克莱是大学毕业，而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一样则不是。

恰尔斯·狄更斯(1812—1870)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眼睛，因为他用善于观察的眼睛观察当时的社会，再用小说的形式把所观察的东西再现出来。狄更斯的作品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他的青年时期，从21岁到29岁。这时他希望运用他的小说改革社会，但是他对社会还了解得不够深刻，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寄托着美好的希望。第二个时期是从29岁到38岁。这个阶段中他访问过美国，他对社会有了比较深一层的了解，认识到金钱在资本主义中的主导作用。从39岁到逝世为止(1870年，时58岁)是第三个时期，狄更斯成了成熟的狄更斯。

《奥立佛·退斯特》是狄更斯第一创作时期的作品，最初于1837年1月至1838年1月在《Bentley's Miscellany》(本特莱综合文艺杂志)连载，并于1838年出版单行本，当时狄更斯才26岁。小说一出版后便受到读者的欢迎，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这部作品无疑已经成为一部世界名著。虽然狄更斯除这本小说外，其他诸如《远大前程》、《大卫·考柏菲尔》、《双城记》、《艰难时世》、《董贝父子》、《老古玩店》等都是伟大的作品，而《奥立佛·退斯特》在读者的心中却显得更有不同的意义。

这部作品提出了孤儿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和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系的官员素质问题、黑社会问题、各种阶层的心理倾向和精神疾病等等问题。当然，狄更斯提出了问题，但他所想象的解决方式是不现实的。这不能怪年轻的狄更斯，因为提出了问

题就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这对当时的所谓司法长官及各级官僚机构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解决这个问题是个综合工程,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得到解决。

这部作品的主人翁奥立佛是在贫民救济院里长大的、一直受到歧视的少年。因为不堪虐待而逃到伦敦,误入黑社会,受骂挨打,不知吃尽了多少苦头。虽然他受到一些好心人的同情并被收养,但黑社会仍然不放过他。最终奥立佛的身世查明,得到了遗产,可望成为一名于社会有用的人。

奥立佛虽然是个少年,但他的心理基本正常。他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中,不管受多少苦,他不愿做坏事的决心是大的。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宁可死,也不愿做贼。他受恩于人,永远也忘不掉感谢恩主。现实社会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暂时不管。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狄更斯的心灵世界。他是提倡道德社会的。因为奥立佛身上集中表现的是道德,如果社会人人都能有奥立佛的思想,社会就可能真正得到健康发展,问题是这样思想的人太少。奥立佛这一颗少年的心是狄更斯的精神表现及理想。他希望社会中的每一个少年能够知书达礼、一心向善,不忘恩负义。奥立佛的被虐待得到读者的同情,同时对他周围的那帮教会干事、法官、盗贼却深恶痛绝。

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成功地刻画了几个人物,如破屋大盗赛克斯、教区干事班布尔、贼头儿犹太老头等等,没有一个不刻画得栩栩如生,有的可以说入木三分。不过我在这里要向读者特别推荐女偷南茜。这个人物有很重要的代表性,可以说这个人物刻画得非常成功而不是一般的成功。这在社会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学中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我想在这里多说几句。

南茜是个心理复杂的年轻女性,从小就在盗贼集团中长大,对

盗贼集团有一定的情感，同时，她也看到盗贼集团中的一切丑陋的东西。那种奸诈、凶狠、残暴无情、灭绝人性的东西令她厌恨，但是她舍不得离开。她从心中羡慕有文化教养、有温暖家庭、有天伦之乐的女性，但是她又不敢迎上去。她同情奥立佛，像对待小弟弟一样爱他，能够挺身而出救他，可是她又不得已地亲手把他送到偷盗之路上去。她内心的矛盾冲突是真实的，符合正常人的一般心理。这个心理在社会学中很重要，有很多少年女性犯罪者，一入歧途就可能产生类似思想，从而难以重新做人 and 改过自新，然而这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作品能够提出严肃的问题，这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是有意义的。南茜的矛盾可以用她的原话表示：

“……现在已为时太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就是这样，这不光是我一个人有如此想法，数以百计的像我一样堕落的人和可怜的人都是这样……究竟这是否是上帝因我的罪过而对我的惩罚，我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受苦，不管如何受虐待，我都要回到他身边。我相信，即使我最终死在他手上，我也要回去。”

狄更斯本人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序言中说过，有人认为南茜对待赛克斯那样一个残忍的破门大盗似乎不合情理，但不管怎样，南茜的一切所作所为是真实的。人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处理必然是不成功的。在这部小说中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南茜。她的一切言行都真切感人。比如在奥立佛被捕，她准备去探监打听情况时，她的那一套做作简直可以和一流名演员相比。不妨看下面一段描写：

“哦，我的弟弟啊！我的可怜的、亲爱的、疼人的、无辜的小弟

弟啊!’南茜哭号着,双目中飞溅出眼泪,极其痛苦地把手中的篮子及钥匙扭来拧去。‘他现在怎么样呢!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啦!哦,可怜可怜吧,先生们,他们怎么处理我亲爱的弟弟啊,先生们,行行好吧,先生们,请告诉我吧!’”

主角奥立佛当然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但作为一个孩子,未免成年气太重,而且天生下来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心想的是知恩报德。无疑,狄更斯把自己童年思想加到了他的身上。如果我们读一下《远大前程》中的主角皮普及《大卫·考柏菲尔》中的考柏菲尔,我们会立刻发现有些思想是多么相似啊!其实这都是狄更斯本人的思想。因为作者往往把自己的思想在人物的身上表达出来,有些人物的语言正是作者的无意识反映。

在这部作品中奥立佛及南茜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具有同样身世的尚有其他人物。但这两个人的意义比较重大。首先,这两个人都是不幸家庭的牺牲品。奥立佛吃了好多苦,但最后总算遇到好人。无论是布朗鲁先生还是梅里太太,尽管奥立佛是个“贼”,他们却同情他、收养他,使他接受良好教育,待他和自己家里人一样,最后还弄清了他的身世,争回他的遗产,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而南茜呢,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世。她进入贼窝后没有遇到过任何善人,最后死在强盗的手中,而且是惨死。事实上,绝大部分孤儿进入黑社会后,其下场都像南茜,有奥立佛那种运气的是极个别的。所以这里便提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狄更斯本人写作时还是青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尚是肤浅的。对社会还寄托着无限的希望,但他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社会的孤儿除去天灾人祸外,绝大部分是不幸福婚姻的结果。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幸便影响社会。

这部作品是160年之前写的，当时已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再看看今天，这类现象可能更加严重了。

狄更斯写这部作品前一二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救济法，取消对贫民的救济。而代之以收容到贫民救济院去。对于贫民救济院，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作了真实的反映。贫民在救济院中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只有被虐待，一个个面黄肌瘦，随时都有倒地死亡的危险，而那些教区干事、总管们却个个养得肥头胖脑，精神十足，这也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使我联想到，作为一部严肃文学作品，本书提出了深刻的社会学问题，无疑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需要严肃文学。严肃文学是社会需要的，是人民欢迎的。狄更斯那么多的作品全部都是严肃文学，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仍然那么受读者欢迎。通读他的全部作品，没有任何一处是描写色彩的，然而他的作品永远有销路。

一个社会要得到健康发展，文学作品首先要健康。一部坏的作品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计的。按我本人的观点来说，我主张严肃文学，主张文学的社会意义，主张文学对人民的正确引导，并提出深刻的社会问题。我本人是讲授英美文学及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次漓江出版社约我译狄更斯的《奥立佛·退斯特》，虽然我正忙于把《尚书》译成英语，但我还是一口答应，而且夜以继日地把它译了出来，因为这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

翻译无论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我花费了许多精力，但很难译得十全十美，所以尚希广大读者赐以宝贵意见。

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女儿罗伊莎坚持为我校对，并作了必要的修改。



我希望这个译本能得到读者的欢迎。在此谢谢广大读者。

罗志野

1996年6月1日于南昌大学外语系

# 目 录

## 译者前言..... ( 1 )

- 1 奥立佛·退斯特的出生地点以及他出生的有关情况 ... ( 1 )
- 2 关于奥立佛·退斯特的成长、教育以及膳宿的情况..... ( 5 )
- 3 奥立佛·退斯特几乎得到了一份不是闲差事的工作 ... ( 18 )
- 4 奥立佛重新安排初入社会 ..... ( 29 )
- 5 奥立佛有了新朋友。第一次参加葬礼,对新师傅的行当没有形成好感 ..... ( 38 )
- 6 奥立佛受嘲讽回头抵抗,诺亚受反抗大吃一惊..... ( 51 )
- 7 奥立佛倔强到底 ..... ( 58 )
- 8 奥立佛步上伦敦,怪少年途中相遇..... ( 66 )
- 9 进一步叙述快乐的老先生和他的希望门徒 ..... ( 77 )
- 10 奥立佛对新伙伴加深了解,高学费换取经验。本章简短,内容重要 ..... ( 85 )
- 11 治安推事方先生和他的模范执法 ..... ( 91 )
- 12 奥立佛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怀;再述快乐的老绅士和他的小朋友 ..... ( 100 )
- 13 向聪明的读者介绍几位新朋友以及和本传记有关的趣

## 2 · 目 录 ·

事 .....	(111)
14 继续叙述奥立佛在布朗鲁先生家的情况,以及他外出办事时格林维格先生的非凡预言 .....	(121)
15 快乐的犹太老头和南茜小姐对奥立佛·退斯特非常喜欢 .....	(134)
16 奥立佛·退斯特被南茜带回去后的情况 .....	(142)
17 奥立佛的命运继续不佳,招来一位伟人来伦敦诽谤他的名声 .....	(154)
18 奥立佛在良朋群体中的日子 .....	(166)
19 一个著名的计划已经讨论决定 .....	(176)
20 奥立佛转交给赛克斯先生 .....	(188)
21 出 洞 .....	(198)
22 黑夜作案 .....	(205)
23 班布尔先生和一位女士之间的愉快谈话;即使是一位教区干事有时也免不了多情 .....	(214)
24 一个非常可怜的家伙,情节虽短,内容重要 .....	(223)
25 费根先生及他的同伙 .....	(230)
26 神秘人物的出台以及许多与本书有联系的事情 .....	(238)
27 前面某一章的补叙:一位太太被很不礼貌地丢在一边 .....	(253)
28 关心一下奥立佛及他的新遭遇 .....	(262)
29 奥立佛所去的这个家庭简况 .....	(274)
30 新来的探望者对奥立佛的印象 .....	(279)
31 紧要关头 .....	(287)
32 在好心朋友的关怀下奥立佛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 .....	(300)
33 奥立佛及其朋友们在幸福生活中的意外挫折 .....	(311)

---

34	一位新入场的青年绅士以及奥立佛的新奇遇·····	(321)
35	没有结局的奥立佛奇遇,以及在哈里·梅里及罗丝之间的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	(333)
36	本章既短又无关重要,但却是前一章的继续及以后情节的伏笔,值得读者一读·····	(342)
37	结婚前后的比较·····	(346)
38	班布尔夫妇和蒙克斯先生一次夜间会晤的经过·····	(358)
39	读者熟悉的几个角色重新出场,蒙克斯和犹太老头之间的阴谋策划·····	(370)
40	连接上一章的奇怪会晤·····	(387)
41	新发现接二连三,好比是祸不单行·····	(396)
42	奥立佛的老朋友展示天才,一跃而成京城要人·····	(407)
43	躲闪儿再躲闪不了·····	(420)
44	南茜践约受阻·····	(433)
45	克莱坡尔从费根那里得到的秘密任务·····	(441)
46	践约·····	(446)
47	南茜的最后结局·····	(457)
48	赛克斯出逃·····	(466)
49	蒙克斯和布朗鲁先生终于会晤,他们的谈话及中断谈话的信息·····	(477)
50	追捕和逃亡·····	(489)
51	内中秘事全查清,亲事达成不提钱·····	(502)
52	费根活着的最后之夜·····	(518)
53	最后的结局·····	(528)



## 奥立佛·退斯特的出生地点 以及他出生的有关情况

这里谈到的一个市镇，由于诸多原因，还是慎重起见，不必提它的镇名，我也不想给它虚构一个假名。这个市镇也像大多数的市镇一样，在一些公共建筑楼群里也有一个历来就普遍设置的机构，尽管市镇有大有小，这个机构却不能少，这个机构就是贫民救济院。本书的这一章开头所提到的一位有名有姓的凡人就是诞生在这处贫民救济院中的。至于出生的日期，我不想自找麻烦把它弄清楚，因为这对读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在这个时刻是没有意义的。

教区的外科医生把这个婴儿接生到愁苦艰难的大千世界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中一直有个相当难以决定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孩子能不能活到为他取一个姓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传记材料很有可能根本不能问世，即使能够问世，也只能有几页的内容。不过这几页的意义却是无可估量的，从现有的任何时代以及任何国家的传记来讲，它倒成为了一篇最简明、最忠实的传记典范。

虽然我并不想说，贫民救济院应当是婴儿最幸运和最令人羡慕的出生地，不过我却认为，在奥立佛·退斯特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它倒可能是最好地方了。但问题是，要想方设法诱导奥立佛自己进行呼吸，而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呼吸本来就是麻烦的实践，不过呼吸一成为习惯之后，对于我们舒舒服服地存在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先躺在一块小小的毛垫子上喘息了一段时间，他正

在阳间和阴间之中挣扎着，不过平衡的重心向阴间倾斜。如果在这段短促的时间中，在奥立佛的周围有关心备至的奶奶们，有为婴儿焦急万分的婶婶们，有经验丰富的护士们，还有医术高明的医生们，无可怀疑而且完全肯定地这个婴儿马上就会死去。好的是这里没有那些人，只有一个贫穷的老太婆和一位教区的外科医生。这天老太婆喝了并不常常能喝到的啤酒，显得醉糊糊的。这位教区外科医生是按合同来干这种差事的。奥立佛在阴阳界上和大自然的搏斗已达到顶点，结果在经历了一番斗争后，奥立佛打了一个喷嚏，呼吸了，接着是一阵粗糙的哭喊，其哭声之响是预料得到的，因为这是发自一个男婴之口，而且在发出哭声之前有三分十五秒的时间，或者要更长一些，他好像根本没有发声器官一样。这一哭喊便向贫民救济院里的人宣布，这个教区又增添了一个新包袱。

正当奥立佛的哭声最初证明他的肺活动正常、自由如意时，那条随便丢在铁床上的用各种碎布片拼补成的被子沙沙地发出响声，一位年轻姑娘的苍白面孔正从枕头上无力地微微抬起，并且发出同样微弱的声音，语音很不清楚，她说：

“让我看看我的孩子后再死吧。”

外科医生本来坐在那里，面朝着壁炉，交替地把两只手掌心烘一下火，又两手搓一会儿。一听到年轻女人说话，便站起来，走到床头前。他用一种根本没有想到的和善的语调说道：

“噢，你还没有到谈死的时候呢。”

“愿在天之主保佑她不死，她可不能死！”

这位老太婆护士插嘴说道。这时她匆匆忙忙地把绿色的玻璃酒瓶塞进她的口袋，因为刚才她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十分舒适地啜饮着美酒。这时说道：

“愿在天之主保佑她不死。在她活到像我这般老时，先生，等她

生出十三个儿女，除去两个活着，其余的全部死光，就那两个也和我一起住在贫民救济院里，那时她就会知道没有必要这样激动了。愿在天之主保佑她不死！想想现在已成了一个妈妈了，看这个可爱的小羊羔子。”

从表情上看，用做妈妈的这番憧憬来安慰她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病人摇了一下头，朝孩子伸出了一只手。

外科医生把婴儿放到她的怀中。她用自己那张冰冷的、苍白的嘴唇情感热烈地吻着婴儿的额角，然后用双手抹着自己的脸。狂乱地向四周凝视，然后身体颤抖起来。然后向后倒下，死了。外科医生和老太婆擦搓她的胸口、她的双手以及她的左右太阳穴，然而她身上的血已经停止流动了。他们对她谈了些未来的希望，以求她得到宽慰，不过他们的感情她早就不能感觉到了。

“一切都完了，辛格美太太！”外科医生终于说了这句话。

“唉，可怜的姑娘，就这样完了！”老太婆护士说道。一面说一面捡起了绿酒瓶上的软木塞，因为刚才她弯腰抱孩子时把软木塞掉在枕头上了。“可怜的姑娘！”

“护士，孩子哭时，你尽管来叫我，”外科医生一面说着，一面十分细心地戴上他的手套。“这婴儿很可能发生一些麻烦。如果麻烦起来，你就喂他一些麦片粥。”这时他戴上了帽子，在向门口走去时又在床边站了一下，补充说：“这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不是吗？她是哪儿来的？”

“昨天晚上她才被人送来，”老太婆答道。“那是教区的一位贫民救济委员叫人把她送来的。她是倒在街上被发现的。她一定走了很长的路，因为她穿的那双鞋子都走成碎片了。不过，她究竟从哪里来，又究竟到哪里去，那只有天知道了。”

外科医生俯身观看这位妇女的遗体，又抬起她的左手看看。

“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他摇摇自己的头说道：“没有结婚戒指，一切都明白了。唉！晚安！”

这位医药方面的绅士走出去用膳，留下这位老护士坐在壁炉前的一张小凳子上，又一次就着绿酒瓶瓶口啜饮起酒来，然后便走过去给婴儿穿衣。

从小奥立佛·退斯特的穿着情况来看，是一个多么显明的例子啊！他一出生后就一直被裹在这张用以蔽体的毯子中，这自然就说不管他究竟是出身于豪门巨富，还是一个讨饭人的儿子。无论哪个自命不凡的旁人也不能断定他所身处的确实的社会地位。不过现在他一套上这件旧的白洋布袍子，而且是以前在同样情况下用过发了黄的袍子，于是他就被打上了烙印，注定了身份，立刻便被归到了他的一类中去——一个教区的贫儿，一个贫民救济院的孤儿，一个卑微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苦工，注定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是东被人一掌西被人一拳的、受到所有人鄙视而没有人同情的孤苦的人。

奥立佛此时起劲地哭叫着。要是他知道他生来就是一个孤儿，而且要在教会执事们及贫民救济委员们的慈悲关怀下才能苟且偷生的话，也许他的哭叫更要响亮。





## 关于奥立佛·退斯特的成长、 教育以及膳宿的情况

在以后的八至十个月里，奥立佛在一系列的奸诈、欺骗过程中成为一个倒霉鬼。他是被用牛奶瓶抚养的。贫民救济院正式地向教区当局呈上了报告，谈到这个孤儿的受饥及一无所有的情况。教区当局也严肃认真地询问过贫民救济院，在贫民救济院中有没有一位被收容的妇女，她有条件收养奥立佛·退斯特，给他必要的慰藉和抚养。贫民救济院当局很谦恭地回答，说他们这里没有这样的妇女。鉴于此种情况，教区当局便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和充满人情味的决定，把奥立佛送出去“寄养”，也就是说，把奥立佛送到三英里外的一处贫民救济院的分支机构去，在那里有二三十个别的小犯人，也都是违反了贫民救济法的。他们成天在地上打滚，绝对不会出现吃得过饱、穿得过多这类麻烦事。有一位年龄不轻的妇女，对他们母亲般的关照。因为每一个小孩子每星期有七便士半的钱，她考虑到这点，也正是因为这点，她才接下了这批小犯人。每一个孩子每个星期有七便士半的伙食费，那是绰绰有余的。用七便士半的钱可以买到许许多多食品，只怕他们的胃承受不了，反而闹出毛病来。这位不年轻的妇女是老谋深算、颇有运筹经验的人，她懂得怎样对孩子才有利，不过她更加精明地算到怎样对自己更有利。所以，她把孩子们每周的生活费中的大部分作为自己的薪水，自己领用，而留给这批成长中的教区孤儿只是大大低于原定的标准定额。这样，她便在原来就是最深的深渊中发现了一处更深的深渊，由此